

常山胡柚香

李英

逐梦

我们的故事，从一颗胡柚果开始。

浙西常山县的每一座山，每一块地，每一个村，都被绿意簇拥着、包围着。在常山连绵的山岗上，你随处可见茂密的胡柚林；在常山散落的村庄里，你随处可见房前屋后的胡柚树。

为了这片绿油油的胡柚树，为了这片黄澄澄的胡柚果，几代常山人披荆斩棘，栉风沐雨，付出了辛勤的汗水。

青石镇澄潭村胡家自然村，一棵120多年树龄的胡柚树至今屹立在那片胡柚林里，根深叶茂，树壮果硕。

它的主人是胡家村的退休老师徐立成。正是从他家这棵“胡柚母亲树”出发，百年来，常山遍植胡柚。在徐立成的记忆里，他很小的时候，这棵胡柚树就已经这么大了，应该是他爷爷的爷爷辈种下的果树。后来有一段时间，因为疏于管理，这棵树曾枝干枯萎，差点死亡。徐立成的父亲带着全家老小，给胡柚树培土、浇水、整枝，终于让这百年古树重焕生机。

40年前，常山县农业局开展田野调查，发现了这棵胡柚树。老农艺人叶杏元和贝增明对这棵胡柚树进行了认真研究。这棵树看起来像香泡树，却又不是香泡树，果实吃起来像橙子，却又不是橙子，酸酸的，苦苦的，风味独特。

他们敏锐地感觉到，这种“似橙非橙，似橘非橘”的柚果风味独特，值得在全县大面积推广。而这种果子长在山沟里，多年来连个名字也没有。县农业部门把这棵树命名为“常山胡柚”，因为出生地在常山县胡家自然村，外形又长得像柚子，后来简称为胡柚。

从这一棵“母亲树”发端，胡柚树悄然生长在常山农家的房前屋后，胡柚也成为这座县城的知名特产。叶杏元、贝增明等一批老农艺人，从这棵胡柚开始嫁接培育常山胡柚品种，从几百亩，几千亩，到几万亩，十几万亩。

这棵胡柚树，2013年由衢州市林业

局挂牌为“衢州古树名木”，四周建了石条栏杆加以保护。每年胡柚开花或果实开采，果农们都会在这里举行庆祝仪式。

徐立成的地里，除了“胡柚母亲树”外，还有10多棵胡柚直生树，树龄都在50年以上。这是上辈人馈赠给他们这代人的“金果树”。

徐立成生在1946年，退休前在青石初中教过数学，后来教生物。他有四个子女，三个女儿在杭州，一个儿子在无锡。儿女们都想接他们老两口去城里，但他们不乐意，就愿意守着这片胡柚林。除了园子里的十几棵老胡柚树，他家还有两块地，总共有七八亩，种了100多棵胡柚，光那棵“胡柚母亲树”，每年就可收获果子1000多斤。

前不久，我们在徐立成家采访，他远在杭州的女儿从手机监控视频里看到，就打了电话过来问：“家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”

徐立成在电话这头乐呵呵地说：“家里来了很多作家，他们要看那棵胡柚母亲树呢！”

80后樊燕霞充满了青春的气息，身上仿佛有使不完的劲。她只要有空就往胡柚基地跑，每每置身于那一片郁郁的翠绿之中，都仿佛有一片轻盈的绿色云彩朝她飞奔而来。

在童年的记忆里，樊燕霞就常常跟着父亲樊利卿在胡柚林里奔跑。

父亲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，但那时候在农村也算是文化人了。他当过村里的会计，也开过农资店卖化肥农药。后来，父亲白手起家，收购销售胡柚，成为胡柚销售专业户。他把一车车胡柚运到北京、山东、河南等地，有时一天要发几车货。那时候，樊燕霞才读小学，放假的时候就跟着押车的舅舅，一路颠簸，两天三夜才到北京。樊燕霞在市场上帮父亲发名片，那上面印了父亲的名字和联系方式。

小小的樊燕霞跟着父亲在北京过了好几个春节。后来，樊燕霞考上大学，毕业后在杭州和几个同学一起创业，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

都说，子女长大了要往外“飞”，拽都拽不回来。可是，已经在杭州工作了两年的樊燕霞却和父母商量，要回到乡下，专心做胡柚产业。

父亲说：“我做胡柚销售30多年，可都是苦力活。你一个女孩子可别跟爸一样卖苦力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是家里的独生女，好不容易大学毕业，已经在杭州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怎么还要回来当农民？”

樊燕霞说：“你们干的是苦力活，我回来就是想让你们以后少干点苦力活。我们要用互联网做胡柚营销，前景广阔着呢！”

父母物不过倔强的女儿，虽然嘴上反对，心里还是乐滋滋的，一家人在一起有个照应，再说如今搞销售还真需要年轻人的智慧。

樊燕霞回到乡下老家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母亲的名字注册了家庭农场，把父亲的果业专业合作社做大做强。就这样，父女俩开始了新一轮创业。

与老一辈不同，樊燕霞从绿色生态和电商营销着手，一番努力后，胡柚销量直线上升，最多的一年她帮果农销售胡柚6000吨。但挑战也随之而来，有销量但基地产量不够，随机收购又难以保证果实质量。

樊燕霞决定以自己的家庭农场为中心，建立规模化的胡柚精品园。她创造了一种联挂基地模式，让胡柚种植大户联合挂靠在农场，由她免费提供化肥、农药和科技管理，保证按市场价收购，同时又让大户有一定比例的销售自主权。基地很快形成规模，标准和质量有了保证，价格就相对高，销量也比较稳定。这种优质优价的良性循环，给传统种植的农户带来了新的生机。她的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，如今有近500户人家，1600多人。

樊燕霞一路走来，并不是一帆风顺。有一年，基地里的胡柚遭病虫害侵袭，有些叶子开始枯黄，她赶紧与父亲到田头分析原因，采取措施。从那次开始，樊燕霞和社员们更加注重优化土壤环境，加强病虫害防治，加强品种改良。

辛勤的汗水，换来的是丰硕的果实和成长的喜悦。樊燕霞赢得了合作社社员们的好评和欢迎，也赢得广大客户的信赖和支持。

为了父亲的胡柚，为了果农们的胡柚，樊燕霞甘愿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，深耕胡柚产业，用自己的所学所思，带动更多父老乡亲增收致富。

走进漫胡溪谷，仿佛走进绿色王国，漫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胡柚树。放眼望去，数千亩胡柚基地逶迤连绵，绿色铺

陈，景色壮观。

把胡柚事业做起来，这是软韩芬孜孜以求的目标。软韩芬是土生土长的常山人，曾在常山县微生物厂工作，后来进了食品质量检测站，几年以后就被推到副站长岗位。可是谁也没想到，她竟然辞去公职，创办了胡柚企业。

万事开头难，但这难那难，都没有难倒软韩芬，她的目标就是要把胡柚卖向全国，卖向世界。那时，公司刚起步，只有四五名员工。为了打开销路，她坐着绿皮火车到处跑，吃的苦一火车都拉不完。

从衢州坐绿皮火车，无论到新疆还是到深圳，都得几十个小时，软韩芬随身带着几张旧报纸，累了就在座位底下铺开打个盹。为了节省开销，出差时就专找2块钱、5块钱的小旅馆住。

在北京推销胡柚，软韩芬天刚蒙蒙亮就起床，推着平板车赶往早市摆地摊，用常山普通话吆喝着卖胡柚。

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。经过多年的商海历练，软韩芬终于走出人生低谷，在胡柚事业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经过20多年的发展，软韩芬的公司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，建立了40个果蔬基地，标准化基地面积达5万多亩。事业做起来后，软韩芬把扶贫帮困与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，从2003年起，在西北、西南等部分贫困地区，通过和农民共建合作社、收购农产品、科技扶贫等方式，帮助低收入农民实现脱贫。她还创建产销联盟，在新疆、四川、甘肃、云南等地联企业、联基地、联农户，帮助贫困地区、贫困农户建基地、销产品，为上千名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。

2021年2月25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作出关于表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，软韩芬的浙江艾佳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被授予“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”称号。

软韩芬有空闲时，就会登上漫胡溪谷的观景台，放眼眺望四周，是一望无际的胡柚林，整个人仿佛沉浸在绿色的海洋里。在成熟的季节里，金黄色的胡柚果压弯了枝头，就连空气里，都时时飘荡着淡淡的清香。

随着胡柚产业链的发展，常山胡柚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

关于“千万工程”，关于山区共同富裕的时代命题，关于一颗胡柚果的成长，常山人有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和实践。

胡柚这颗小小的果实，如今成了常山乡亲们的福果，那清新的胡柚香，常常飘落在常山的田畴沃野上……



我与一座城

小时候，在我山东莱州老家的屋檐下，有一棵月季，身架高立，枝繁叶茂，小半个窗户都被它遮住了。花盛时节，如一片红云降落窗前，满院都飘着清香，路过的邻居闻到香味忍不住进院里来看花。那时我年岁很小，觉得家里别无值得炫耀的地方，唯有这棵月季，让我平添一份骄傲。

莱州古有种月季的传统，因其古代是道、府所在地，曾十分重视绿化和美化，月季花种植十分普遍，历史上曾有“花县”的美誉。不过在我儿时记忆里，月季在生活中并不多见，对莱州与月季的渊源，更知之甚少。

改革开放初年，我在县委报道组工作。有一天，友人告诉我，城北的几个村庄因种月季花致富了。我听了很惊讶，想去探个究竟，说不定还是个合适的报道选题。我骑车奔向城北，半小时左右，就远远地看见望不到边的月季花地，也闻到了扑鼻的花香。紧蹬了几步，我把车子停在了林家花园村的花地旁。放眼望去，一片花海，像是无边无际的五彩云锦，风吹花香如浪涌来，不觉神清气爽。

我家一位亲戚正是这个村的人。我想着顺道拜访一下，他正好在家。推门进院，我满眼惊讶——曾经闲置空荡的院子里，如今载满了月季花，姹紫嫣红，花香满院。他一边招呼我在院子里落座，一边泡茶，喜滋滋地给我讲起了莱州月季的历史。他说，明朝洪武年间，有一对青年夫妻从四川移民来到这里定居，他们把费尽千辛万苦带来的月季花栽种在这里，花香四溢，邻人十分喜爱，纷纷索枝插栽，日久全村户户有花，香飘数里。后又繁衍至相邻的北流、周家等村庄，经五六百年传播遍及全县。可惜的是，后来岁月变迁，这里的月季花竟然渐渐绝迹了。

坐在小院的月季花旁品茗，花香随风入茶，自有一番韵味。这位亲戚还告诉我：“现在全村又恢复了种花的老传统，户户种花，家家置圃，不但再现花园美景，而且花苗供不应求，乡亲们靠种花发了家，单是盖新房的就有十几户。”

1988年，莱州市成立，月季花被确定为市花，从此成为城乡美化的主角。育月季花、种月季花，成为全市人自觉的行动，不过两三年时间，月季花已随处可见，待到花季时，整个城市都弥漫着月季芳香。在古老的莱州路，在笔直的十里长街北园路，在每一条改造过的旧路上，都能看到月季花的身影。

如今，且看莱州城里，路到哪里，花到哪里，香到哪里。占地500亩的一朵朵通红通红的“槟榔口红”，像熊熊燃烧的火焰；一簇簇金黄金黄的“黄和平”，如一捧捧耀眼夺目的宝石；一棵棵翠绿翠绿的“绿野”，似一块块名贵的翡翠。红的、金的、绿的……直把莱州广场装点成一片花海。府前广场、雷锋广场、文昌广场、剧院广场等，也成了月季花的世界。更令人惊叹的

恭国瑞

月季花开莱州城

是，在每一处新修道路的路口四周，本是十分值钱的黄金地段，也被全部辟为月季园。在莱州行车就是在月季花的海洋里“放舟”，在莱州行走就是在月季花的海洋里“沐浴”。难怪当年词作家乔羽老先生看后兴奋得夜不能寐，连夜写下赞美莱州的歌词“月季般的容貌，黄金般的心”。

月季花装扮了一座城，也繁荣了一座城。莱州把月季花盛开的5月25日定为月季节，以花为媒，以花搭台，招商引资，发展经济。云峰山下建起了数千亩月季园，千万花树，千百品种，是展示园，是试验场，也是生产基地。月季花加工新兴产业也在全市开花。我每年回家参加月季花节，都会看到意想不到的变化。

今年的月季花节，我又回到老家。那天一大早，我就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上大街，但见广场月季怒放，万盆月季摆在街头，商店装饰一新，彩带到处飘舞，一派节日气氛。人们穿上节日盛装，扶老携幼来看花。歌舞声、欢笑声此起彼伏；观花人、购物人摩肩接踵。花海人海融为一体，歌声舞影连成一片。

中午时分，我们几个老同学在莱州母校附近的小店里小聚，品茶、赏花、叙旧，笑声不断。席间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感慨——没想到当年在此求学的小县城，已经变成一座美丽、富足的现代化城市，而且因月季而声名远播，因月季而越来越美。

一株株小小的月季花，装点了莱州，富裕了莱州。这个原本并不知名的县城，拥有了“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”“全国文明城市”等20多张光荣名片。莱州因月季而美丽，莱州人民的生活，也因月季而美好。



大地

制图：汪哲平

江南的菱角

黄海

江南的原野是水的世界，遍地湖塘，处处沟港。菱角这种草本水生植物便在这浅水里、池沼中顺水而生，逐水而长。

细雨纷纷的清明过后，菱苗欣欣然浮出水面，那淡绿的四方叶子，一片片、一轮轮，环绕着菱蕊。几场风雨过后，菱苗快速生长，织成翠毯，将湖塘沟港的整个水面盖得满满的，挤挤挨挨不留一丝缝儿。

夏天来临后，菱角开花了。朵朵淡白色的小花，开在浅浅的水中，形态万千，风姿各异。有的打个盹，有的伸个腰，有的斜露半个头、神色怯怯。清晨的湖面，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气。微风吹来，点点白花在水上轻轻摇曳，好像白色的轻纱。

9月是菱角最成熟的季节。只要你到湖区岸边走一走，随处可见的是忙碌的采菱人。乡村里家家户户的姑娘小媳妇们，都头戴围巾，穿着绿，趁着早晨的清凉，趁着露水未干去采

菱。她们拨开那些绿色的菱叶，就看见一颗颗青绿色或紫红色的菱角，像一个个小元宝似的呈现在眼前了。这时，她们用灵巧的双手在藤蔓间上下翻飞，一颗颗菱角便很快跳进菱船里堆了起来。

她们把菱角采回家后，放进大盆里，然后往盆里倒水。这时，大多数菱角都沉在水底，但有一些就浮在水面上。这样做既可以清洗菱角，又可以区分菱角的成熟程度。浮在水面上的是嫩菱角，壳皮松脆，容易剥开，适合生食。剥开后，白色的菱肉鲜嫩欲滴，非常可爱。咬上一口放在嘴里细细品味，一股甜香就从嘴角飘出来。沉在水底的自然是老菱，外壳坚硬，更适合煮着吃。放在锅里煮上一段时间，菱角就熟了。煮熟的菱角闻起来有一股清香的味道，用牙齿咬开坚硬的黑色外壳，白中透黄的果仁会让你口舌生津。挤

出果仁吃上一口，便有清透甘润、香醇细腻、唇齿留香的感觉。无论生的或熟的菱角，吃过之后，若细细品味，则不难发现，生长在水里的菱角，那丝丝甘甜中无不浸润着水的灵气和清香。

9月也是菱角集中上市的季节，每天一大早，大筐小篓的菱角就在市场上溜摆开了。卖家的菱角有嫩生生的生菱，也有刚刚煮熟还冒着热气的熟菱。缕缕清香扑鼻而来，弥漫了整个集市，谁又经得住这菱香的诱惑呢？

美味的菱角让人们对种菱采菱充满了向往。幼时求学时读到古诗词里有很多描写采菱和菱香的佳作。“棹动芙蓉落，船移白鹭飞。荷丝傍绕腕，菱角远牵衣”。采菱的动人情景令人神往。船摆、水荡、采菱女子清脆的歌声飘悠，这是多美的画面，多好的诗情！